

敢教日月换新天

姚添丁

2021年的开春,聚焦扶贫主题的电视剧《山海情》火了。它的火爆,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山海情》深度聚焦脱贫攻坚这个国之工程,彰显东西对口协作扶贫国家战略。全剧将具有“山”特质的宁夏和“海”内涵的福建融为一体,通过将“千沙滩”蜕变成“金沙滩”,让我们感受大国担当之范、干部奉献之旨和人民拥戴之心,也让我们看到中国人骨子里那种战天斗地脱贫攻坚的决心意志,直抵人心,直戳泪点,叫人不动不掉泪都不行。

真实具有特殊的神奇魅力,真实可以说话,真实需要表达。用真实的热忱和努力,最大程度展现真实的中国农村发展,还原真实的脱贫攻坚进程。《山海情》中的涌泉村、金滩村、闽宁村和闽宁镇,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剧中的马得福、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吴月娟等人都是真实奋战在扶贫前沿阵地的干部代表,大有叔、马喊水、马得宝、水花

等人则浑身充满乡土气息,他们非但不令人生厌,而且让人看着越发熟悉亲切,因为他们本质上真实可信。《山海情》把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我们从中领略到了真正的艺术分量和力量,看到真实清晰的脱贫攻坚脉络,看到真实乡村发展迸发出的巨大潜力,《山海情》无疑把对于真实的阐释表达发挥到了最大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既然是生活,就无法规避矛盾问题,我们一代一代人接续奋斗的最终意义,在于通过克服一个个矛盾和解决一个个问题,实现目标和完成使命。“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脱贫攻坚并非完全顺道坦途,其间也遍布彷徨、曲折和艰辛,如同剧中人物所说的“不去不去就不去”“再去,蚊子把人都吃了,连屁股都咬”“一回来就吐酸水”“明明是劝人家去过好日子嘛,咋这么难呢”……《山海情》将触角延伸至剧烈变迁中的农

村和农民,不刻意去回避脱贫短板,也不随意去粉饰攻坚软肋,体现创作者对艺术追求高度的自觉自律。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山海情》把镜头聚焦于广袤中国大地,剧中人物所处的生活地域、所含的思维性格、所讲的地方方言,表面看无论差别多大,但都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具备满满的中国味道和浓浓的民族气息,这也是《山海情》能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接受的原因。《山海情》的成功,再次证明我们拥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也为今后的主旋律艺术创作树立更明确的风向标:必须将更多创作重心放在挖掘民族的、本土的、本地的领域,传承好民族文化,彰显出本土内涵,展现出本地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一旦能够做到这点,任何时候都不愁作品没观众,更不愁没市场。

一份山海情情怀成就了一部扶贫传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不乏英雄志士,不缺豪情壮志,不惧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踏平一切坎坷曲折,终成幸福康庄大道,中国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书写了人类反贫脱贫史上的“中国故事”“中国传奇”。

《山海情》的最后,涌泉村全村终于搬迁到闽宁镇,马喊水播送完最后一条广播后,控制不住泣不成声。透过《山海情》的艺术表达,我们为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感到骄傲自豪。“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我们更会在一次次凝视、思索和前行中懂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继续书写和成就无数宏伟“山海情”崭新篇章,这一切都将惠及人民,造福世界,创造历史。世界正翘首以盼,中国当不负众望。

那一年,我们的琦园登山队

叶小杰

抽屉里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大厝庭院里拍的,另一张是在朝天山顶上拍的。照片主角是彼时年轻的我们,一群小伙伴手擎简易旗帜,带着各式装备,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这两张照片的主题,我称之为“那一年,我们的琦园登山队”。

老家在眉山乡天山山村,位列南安“五大山头”之一,四周群山环绕,满目苍翠。天山村境内有两座高山,一曰朝天山,一曰秀峰山。朝天山海拔913.3米,据说是南安第二高峰,繁衍了堪称闽南望族的凌云叶氏。秀峰山海拔845米,从各个方向看去形态各异,颇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两座大山之间,形成一个小盆地,这就是天山村。我们那一带以前叫作琦园,因为就坐落在朝天山腰,道路崎岖不平,后雅称琦园,寓意琦玉满园。真可谓:后倚朝天往昔曾是崎岖地,前瞻秀峰此际堪称琦玉园。

2002年冬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时我正读高二,正是放寒假的时候。忘了一开始是谁提议爬朝天山的,总之应者云集,一下子就有十几个人报名。爬山前的准备工作,精彩而有趣。为了显得有组织有纪律,我们自制了三杆旗帜,上书“琦园登山队”。没有布料,我们就买了红纸裁割,再用竹竿黏起来——嘿,还真像那么回事。我们还自备了食物和饮料,带上小录音机。出发前,我们在大厝庭院拍下了第一张合影。那时的我们,正值花季雨季,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前进的路上,洒遍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彼时的朝天山还未开发,但以前村民上山砍柴,还是走出了一条路。虽然山路崎岖陡峭,但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我们高举登山队的旗帜,伴着录音机磁带的旋律,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山顶进发。路上偶有溪涧潺潺,伴着小鸟愉快的叫声,山林间满是欢乐的气氛。终于登上了山顶,顿觉心旷神怡。朝天山上风光旖旎,从古至今留下了不少动人诗篇。宋代进士叶升《登凌云山绝顶》云:振衣远望乾坤小,

举首回看日月低。清代进士叶献论《登凌云绝顶》云:层层兀岭上峰巒,万里秋空一望悬。崇隆雄奇的朝天山上,各种形状的石头遍布其中。一座座叠岩中,隐藏着栩栩如生的“仙交椅”和相恋相爱的“夫妻石”,更有引人无限遐想的“仙脚印”和“仙眠床”。我们穿梭在这些石头之间,感慨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遥想着岁月中的沧海桑田。

站在山顶上远眺四方,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家门口高大巍峨的秀峰山在这里变成了小山坡,四周起伏的群山延伸到了天际。我们努力地辨认着哪里是泉州,哪里是南安,哪里是安溪。远处的繁华城市与山上的原始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置身其间,颇有今夕何夕的感觉。大家兴致盎然地取出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第二张集体照。照片中,我们围坐在石头上开怀大笑,登山队的红色旗帜随风飘扬,显得分外喜庆。

之后,我们在一片比较开阔的地带——仙洞埔“安营扎寨”。取出自带的面包、饼干、饮料等,开始我们的午餐。许是爬山累了,许是山上的美景让人胃口大开,在山顶上吃着这些点心,感觉分外香甜。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我们自编自导自演,忙得不亦乐乎,唱歌、演小品、做游戏,一个个简易又热烈的节目轮番上演,在青山绿水间留下了欢声笑语。犹记得,那一年最流行的广告语是:喂(胃),你好吗?我们在山顶上大声叫喊,尽情释放着年轻的活力。下山之前,我们将带去的三杆旗帜插在岩石的缝隙间,宣告着我们曾经到过这里。而后,沿着山路,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前几年,朝天山终于得到了开发,一条盘山水泥路直通山顶,我们再也不用去爬陡峭的山路了。每次回家,我总会开车到朝天山顶去看看,却再也找不到当初“琦园登山队”的那种心情了。

或许,那时我们爬的不仅是山,看的也不仅是景,还有历史的沉淀和青春记忆。

大山的快乐(二章)

王忠智

晒红果

左一个,右一个,
哪个轻,哪个重,
总是掂不出分量。
其实,她们都给你说了。
太阳笑了。
一组艳丽的全家福,金色的全家福,
火红全家福。
摘一朵素馨花,看一眼
清泉流啊流,月光宝盒。
岩石的宣示。
五里云中,旗帜在摇曳。
白云深处,走过小桥,
蹚过流水,茅舍人家。
路横枯木,生命没有尽头。
巅峰之作,
一山流泻的红果。
看似渺小,
却无法企及,
——这才是高度。

悬空

穿越前世,
来到今生,
以一种金鸡独舞的方式。
立体,交叉,平衡木的语言。
生活中不就是这样表演的吗?
总是与天空作对,
胆大遮天。
不,你是在逗天空快乐,
给天空添彩。
生来就与天空有缘,
是天空的伴侣,
是天空的花朵,
是天空的宠儿。
背景是古老的写意,
说不尽的依恋。
一切皆有可能,
根植于大地的梦幻。
遮天盖地,天下寒士俱欢颜。
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江湖大道,恩情如山。



一路走来(国画)

潇琴

泉州赋(三章)

陈志泽

晋江怀古

伫立水边放眼望,那浪千叠里,写着多少诗行? 迷雾之中,流动着什么? 狼烟里的中原走出浩浩荡荡离乡背井的队伍,艰难的跋涉,踩出历史的长卷……

奔流不息的晋江,温情脉脉;四季如春的异乡闽南,胜似家园。

于是——
丛丛篝火,舔净了血迹,染红了寥廓的江天,烘暖了僵冷的躯体,照亮了前面的路程……

于是——
战火烧不灭的悠悠天籁,无法践踏的大地不朽之花……中原古文化的瑰宝,也同逃难的衣冠士族一起沿江而居,扎根萌发,繁衍茁壮!

以“晋”得名的江啊,从此涌动着诗意的交融、深邃的和谐、不竭的生机!

晋江的波涛呼唤着逃难晋人的追寻。

永载史册的脚步声灿烂了晋江的奔腾。

捧一掬晋江水啜饮,能尝出晋江的甘甜、晋江的温热、晋江的滋味?

六胜塔

就在这里,泉州湾的人海处。
就在这里,依偎着海,日日夜夜听海的高歌低吟。

六胜塔扎下了根,长长高高,为了眺望得更远。

击碎坚硬的风涛,在海船的呼唤声里牢牢耸立。花岗岩石仿木的建构格外精透柔美,好一座华丽堂皇的滨海楼阁。

太阳在塔上挥洒芬芳,月亮镀染每一块岩石。塔盖八角翘脊,八尊镇守的坐佛,放眼潮起潮落,祈祷海上路途的平安顺畅。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航标,从宋的肩头坠落,又在元的胸膛上挺起。

六胜塔永在眺望,眺望身旁的渡口,一次次番舶如织,笑声喧哗,眺望海峡两岸的乡亲一曲曲南音逐浪飞,眺望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迎着艰险,驶向烟波浩渺……

闽海的人永在眺望,望一眼这一座没有灯光的灯塔,心中便挂起闪闪发亮的灯盏!

“出砖入石”的墙

明朝时一次大地震把一个个家都震碎了,却有无名氏把家的残片默默捡起,默默重建。

断砖碎石的“废料”砌筑的、人称“出砖入石”的墙,“出”与“入”的互嵌,契入的力在墙里布满筋脉,散发出的光在时空中充盈着神采;

不拘一格的挥洒,妙手天成的拼图,斑驳绚丽的变幻轻漾着和谐柔美的韵律;

凝固的、滚烫的霞,坚硬的、冰凉的云,飞禽走兽的栖居,花草树木的蓬勃,太空人星夜到访兴致勃勃的题签……

岁月的风一片片刮去了屋盖,人生的雨冲走了一代代人的面孔,却难以推倒这一座座沧桑铸造的墙。

古城大地上“出砖入石”的艺术雕塑,把自己无可替代的美展现在蓝天下,楼群中,让走向它的人不由得驻足凝视,也肃立成一尊尊雕塑。

深重的灾难瞬间摧毁了坚固的矗立,却造就了旷世独立的杰出创造!

墨香武荣

主办单位:南安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报社



王志安 泉州南安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南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北京人文大学客座教授。

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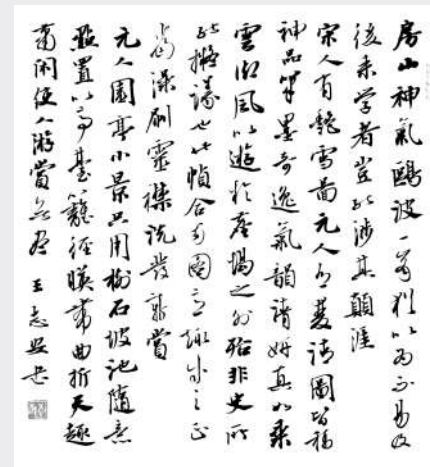
快写春风慢写秋

□叶培贵 | 中国书协副主席
首都师范大学博导

志安兄的书法,虽遵循王氏以来的绪脉,但于古典别有会心,不同常格。如对宋代书法,人多推崇苏黄米,而志安兄却认为“蔡氏尤难”,且于老泉、子由等也多有涉猎。他并不贬低苏黄米(其字中早有三家神意,可证),而是不肯苟泥。三家着力“尚意”,故新风新法迭见。而蔡氏及普通文人之书,则虽或新法较少、新风较弱,但笔墨悠然、文气蕃郁,于晋唐文脉的传承演绎,自有其不可代替处。欧公与子瞻共推蔡氏为当世主盟,或有其独特的深意。认识到志安兄的如此见地,则对他书风的墨华莹澈、文馨辉映,想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濡染着泉州自宋以来璀璨的文光,体悟着笔墨的性灵,志安兄英华内敛,不激不厉,逍遥地畅游于鹅池之上、楮笺之中,快意地挥洒着秋水春风。这样的情景和人物,是无法令人不产生期待之心的。只要他这样坚持下去,等闲江左、婉转山阴的气质,将会深入他的骨髓,使他长久地走在最合适自己的道路上。

赏鉴



书话

坚持自己完善的审美体系而不偏执,最终会得到认可。

王志安